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目錄

聖諭第十三條

誠窩逃以免株連

乳孤生潼

奉三孤女

白家主冤

爲主致富

送力給子

僕盜銀器

黎明作粥

羹汚朝衣

促烹逆奴

判合我意

推歿逆僕

烹奴召飲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上諭第十三條

誠窩逃以免株連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知窩逃之例甚嚴不可輕犯務兢兢自守無瞻徇情面以期僥倖苟免一經發覺則全家流徙波及隣佑損已害人莫此為甚身非至愚何苦

甘蹈不測之釁也。蓋旗下家人。卽如漢人奴僕。主僕之間。君臣之義存焉。以僕背主。是以臣叛君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今以人人得而誅之者。反容留隱匿。曲爲庇護。是逋逃淵藪矣。其罪可勝論乎。竊遜之例。向擬大辟。蒙

聖天子下車解網之仁。議減從輕。本犯止問流徙。可謂欽恤至矣。倘猶不戒。而自投法網。詎非頑冥不靈也哉。汝等百姓。試自思之。邊方沙漠。孰與梓里內地之爲安也。風餐水宿。孰與早起晏息之爲便也。扶老挈幼。孰與仰事俯畜之爲逸也。破家蕩產。妻啼子哭。孰

與脫然無累之爲愈也。使逃人卽屬親知。猶當深拒而力絕之。何則。從井救人。愚夫不爲。矧以全無識認之輩。而乃願爲居停。俾身家性命。存亾莫保。隣里鄉黨。株累無窮。饑寒切膚。骨肉離散。辛苦憔悴。更僕難數。此皆自作之孽。固不可委之於天。歸之於數。以爲禍非由已造也。

煌煌新例。炳若日星。如水之必濡。如火之必爇。固有目所共睹。有耳所共聞。易知難犯。尚有逾此者乎。乃皇上猶諄諄切諭。不啻三令五申者。上天好生之德。有加無已也。汝等百姓。尚遵行不力。則三尺卽繩其後。

噬臍之悔寧可及哉。

乳孤生潼



承宣堂

聖諭象解卷之二

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疫疾。元家相繼歿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弗能制。乃潛負續逃。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續至河間相。

此一幅像。是寫李善忠撫幼主。俾凡爲僕者有所觀感也。李善。表字次孫。南陽之滎陽人。本屬同縣李元家蒼頭。建武中。疫疾大作。元家相繼歿沒。唯孤兒名續者。始生。方數旬。而所積貲財。約累千萬。諸奴婢私相計議。欲謀殺續。各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將危。而力弗能制。諸奴婢。乃潛負續逃。隱於山陽之瑕丘界中。親自哺養。兩乳爲之生。推燥居濕。備嘗艱苦。辛勤。續雖居孩抱中。侍奉之禮。與長君同。

事則長跪稟明。然後敢行。續年十歲。善與同歸本。修理舊業。告前謀分財產之奴婢於長吏。悉收而殺之。蓋叛主之罪。不容誅也。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於朝。薦善撫幼主行狀。光武嘉其義。特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未幾。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赴任。道經滎陽。將過李元冢。未至一里許。乃先脫去朝服。自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是悲哀。身親炊爨。執鬲俎以修祭祀。每於進饌時。卽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續後至河間相。按君臣之義。根於天性。主僕亦猶是也。彼計分財產者。特蔽於利欲故耳。雖然。李元之義。位躋太守。諸奴分財者。駢首就戮。利復何在焉。傳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信夫。

奉三孤女



宋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歿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卽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

此一幅像。是寫趙延嗣爲主撫養孤女。至敬盡禮。誠紀綱中翹楚也。宋朝趙隣幾。性好學。善於著述。太宗朝。曾權知制誥。逾年而卒。其子東之。亦有文才。因奉差遣。以職事歿於塞上。家中極貧。三女年皆幼。無田宅爲資。養費其僕趙延嗣者。事舍人久。義不忍轉而他去。竭力營衣食。以供給三女。雖艱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已之女。與之同處。女所居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親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舊交。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放聲大哭。具道三孤女窮苦之狀。二公驚而

謝罪曰。吾輩被儒者衣冠。且與舍人交友。而反不能
撫恤舍人之孤。其不及汝遠矣。卽往迎三女至京師。
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所歸。延嗣乃去。按死生貴賤
乃見交情。平日賓客如雲。及時移勢去。門可雀羅。纓
紳比比皆然。良可嘆也。趙舍人三女藐焉始孩。延嗣
奉而養之。恩義兼盡。感動舊交。俾三女各得所歸。何
其死生貴賤一致乎。彼無故背主而逃者。觀之真當
愧死矣。

白家主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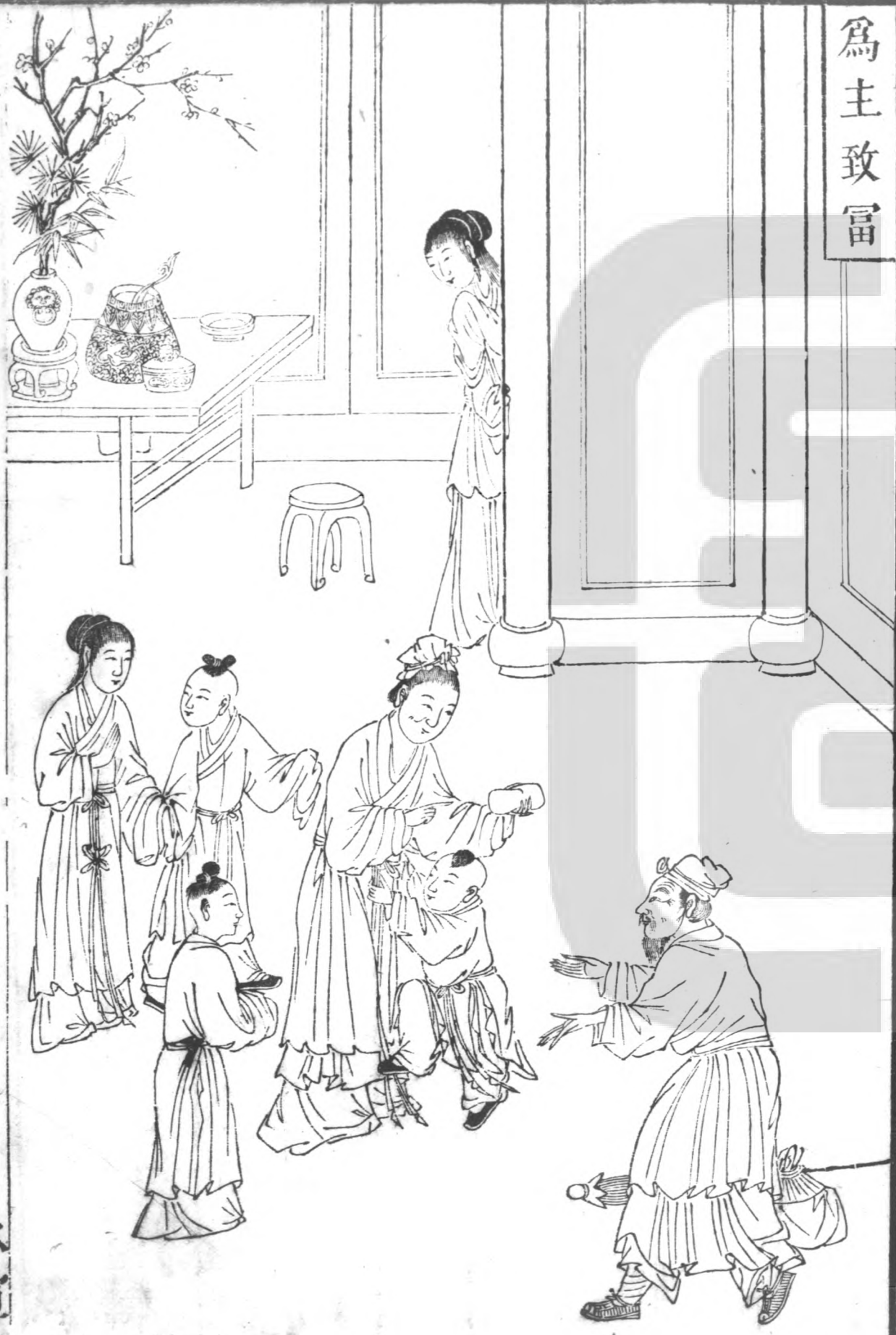


趙一德。隆興新建人。元初。俘入燕。爲鄭留守家奴。號忠幹。一日自請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蒙主生全三十年矣。故鄉萬里。今父母老矣。脫不幸。永爲世罪人。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爲期而遣之。及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二柩葬之。欲留事母。懼見罪。如期反。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匿去。縱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匿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其忍同路人耶。畱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寃。得昭雪。還所籍。主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白吾家寃。可爲疾風勁草矣。分美田廬遺之。泣謝曰。母年八十餘。得放歸。恩厚矣。敢他冀乎。終不受。

此一幅像。是寫趙一德爲主雪寃。其義至高也。趙一德。隆興之新建人。元朝初。被俘入燕。遂爲鄭留守家奴。號忠幹。一日自請於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自離父母。蒙主生全之恩三十年矣。故鄉萬里。而遙今父母年老。脫有不幸。永爲世罪人。因伏地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感動。乃立爲限期而遣之。及抵家。父兄已沒。惟老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父兄二柩歸葬。欲留養老母。恐主人罪責。如期而反。阿思蘭母嘆

其誠孝。裂碎券書。縱遣使歸。終養。將行。適值阿思蘭被誅。籍沒其家。奴隸各逃匿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其忍坐視同路人耶。乃留不去。獨與張錦童詣中書省訴冤。因得昭雪。官給還其籍沒財產。主母勞之曰。當吏籍沒吾家時。親戚尚不相顧。汝獨冒險難白。吾家冤。可爲疾風勁草矣。分美好田畝廬室遺之。一德涕泣謝曰。老母年八十餘。得放歸養。其恩厚矣。爲主雪冤。奴僕之分也。敢他冀乎。卒不肯受。按趙一德蒙主裂券遣歸。儗裝有期矣。而主家難作。斯時卽藉口歸養。其誰阻之也。顧乃義激於衷。中書訴冤。卒賴以昭雪。嗚呼。平居則將母情重。有事則報主志殷。自古固未有孝而不忠。亦未有孝而不義者。若阿思蘭之聽其歸省。亦可謂能體恤下人者矣。

為主致富



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析產。伯得一馬。仲得一牛。李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何用爲。寄嘆曰。主謂吾力不若牛馬耶。寡婦乃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二十年。又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二男。又爲男輸粟。俱入太學。寄病且歿。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徐氏諸孫。疑寄有私畜。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

此一幅像。是寫阿寄爲主母起家立業。竭盡心力。而無所私也。淳安徐氏之僕阿寄者。因徐氏兄弟分產。

伯得一馬。仲得一牛。李寡婦獨得阿寄。時年已五十餘。寡婦泣曰。馬則可乘。牛則可耕。此踉蹌老僕。何所用爲也。寄嘆曰。主母謂我力不若牛馬若耶。寡婦觀其詞氣。以爲可用。乃悉鬻簪珥之屬。共得銀十二兩。付寄。寄入山販漆。歷二十年。約致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二男。又爲男輸粟於官。俱入監。爲太學生。寄病將歿。出枕中二楮。視之。則家計巨細。悉分爲二。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徐氏諸孫。疑寄別有私畜。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藏。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若阿寄者。其牛馬走中之卓卓者哉。而謂其劣。

於負車曳犁。非但寄不受。人亦不爲寄受也。彼背主
 而逃者。則幾於僨轅蹊畝矣。此而匿之。是庇惡也。例
 安得不重耶。右李善。趙延嗣。趙一德。阿寄。四則是
 言僕之義者。雖患難。死生。猶確然不移其志。且益盡
 心焉。烏有平居無事。逃而去之之理。以此風世。將各
 勸於義。而逃者必少。是杜其源也。汝等百姓。家有奴
 僕。亦當將以上各條。嘗爲講解之。

送力給子



聖諭像解卷之十一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一幅像。是寫陶靖節教其子恩以待下也。陶公爲彭澤令。送一僕與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己取給爲難。今遣此僕。資助汝析薪汲水之勞。但此僕亦人之子也。不宜過於督責。須好生待之。按貴賤雖殊。其情則一。陶公仁恕爲懷。故發言藹如。夫能順其性之所安。雖逐之亦不去矣。烏肯遜乎。

僕盜銀器



張齊賢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汝乃怨我。汝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揚清濁。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我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有愧於心。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張文定能容僕過其量爲甚弘也。公爲江南轉運時。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納諸懷中。公從簾下視之甚審。竟置不問。其後公爲宰相。門下廝養之微。皆得班行官職。而此奴竟不得沾寸祿。奴乘公暇。乃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各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一人。何也。因泣下不止。公曰。我欲不言。汝必怨恨於我。汝猶記曾在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並不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揚清濁。安敢以盜賊薦引於朝耶。姑念汝事我日久。與汝錢三十千。去。

下自擇便安之地居焉。蓋吾既發覺汝舊事。汝必
 愧於心。吾不可復留也。奴乃震駭泣拜而去。嗚呼。文
 定於此僕。可謂天含地容矣。量如江湖。胸有涇渭。一
 經說明。即厚遣使去。真宰相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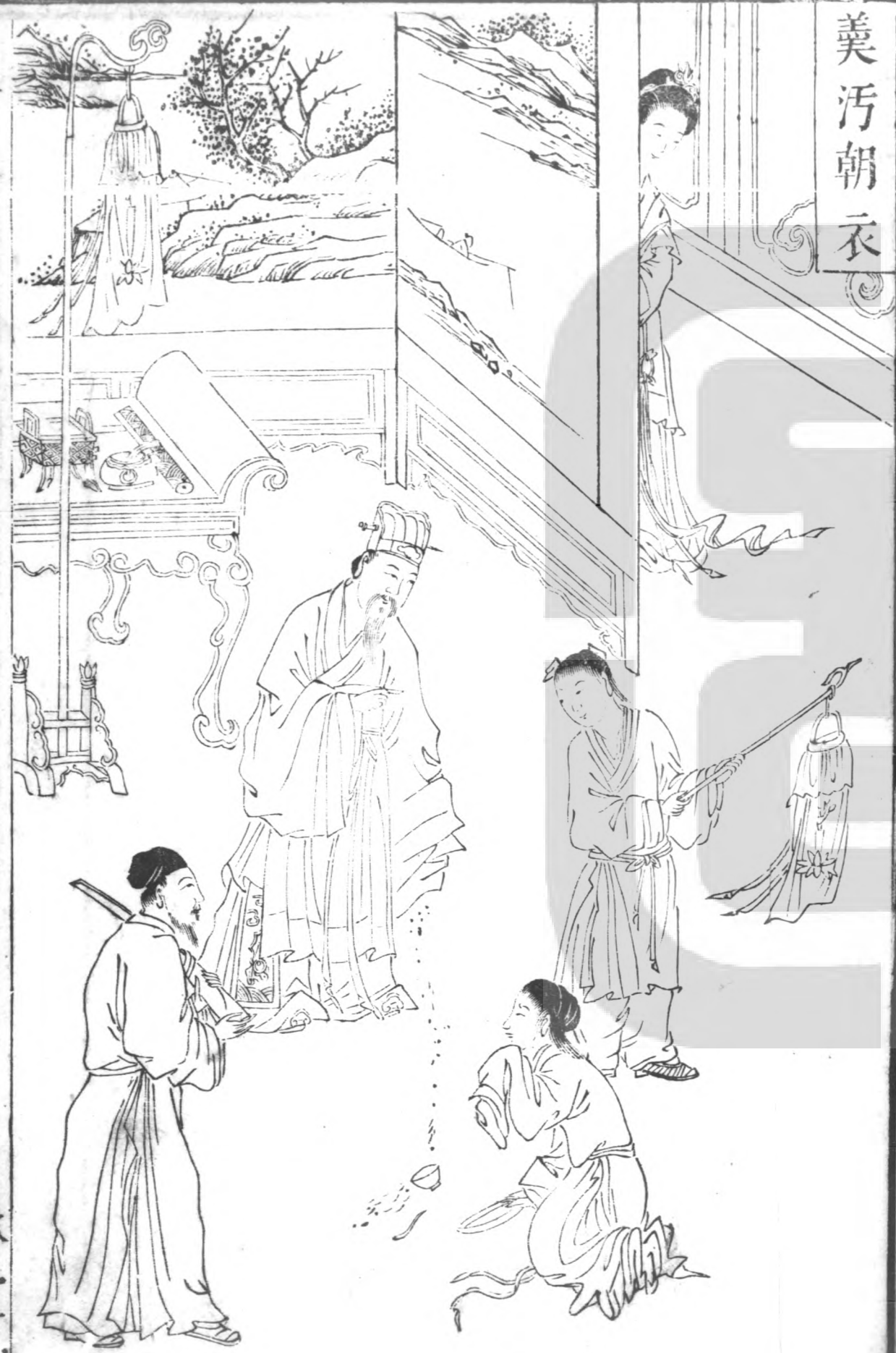
黎明作粥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

此一幅像。是寫楊夫人曲體下人。不自知其身之勞也。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歲。每當寒月。天黎明時。卽起詣厨中。躬自作粥一釜。遍享奴僕。食訖。然後使之服勞應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甚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雖賤。亦人子也。清晨天氣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勞應役耳。東山曰。夫人年老。且此賤事。身爲主母。而反作粥以食下人。不幾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體之寒也。汝爲此言。日後必不能如吾矣。

美汚朝衣



劉寬。溫仁恕愛。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桓帝朝爲
尉。夫人欲試寬令恚。乃俟當朝會時。裝嚴已訖。使侍婢
捧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此一幅像。是寫劉寬倉卒之中。具見含弘度量也。漢
劉寬。溫仁恕愛。雖在倉卒。亦無疾言遽色。桓帝朝。官
爲廷尉。夫人意欲試寬。使之恚怒。乃俟寬當朝會時。
裝嚴已畢。故使侍婢捧肉羹進。忽然翻失。穢汙朝衣。
寬神色不異。乃徐顧婢言曰。羹熱。得無爛壞汝手乎。
其寬弘恤下如此。右陶靖節。張文定。楊夫人。劉文
饒四則。言家主待下。能撫以深恩。恕其小過。則奴婢
未有不如犬馬。戀戀其主者。諺語謂不念生處好。受
恩卽爲家。言雖近俗。最盡人情。能於此留意。是亦杜
迹源之一道也。

促烹逆奴



聖諭像解卷之十一
至正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於行省。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錢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賞。成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上。成懼。謂將烹已。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奴縛主者。視此人。服其賞。罰有章。嶺表悉歸心焉。

此一幅像。是寫何真能烹逆奴。正主僕之大分。遠近無不歸心也。至正年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於行省。願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砦自守。義兵圍之。久不能下。真召募有人能縛成者。予錢十千。於是成家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愧謝罪。奴乃求賞。成照賞格。如數與之。乃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上。王成懼。謂將烹已也。真令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凡四境有家奴縛主者。以此爲例。人咸服真。罰當其罪。嶺表悉歸心焉。按以奴縛主。罪莫大焉。真促烹之。所以正綱常也。豈惟嶺表歸心。雖鬼神亦當欽服矣。光武封蒼頭子。密爲不義侯。蹈小信而失大倫。諒哉。

判合我意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愾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此一幅像。是寫李孝壽杖責悍僕。以息刁風也。李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欺凌。忿甚。因具牒欲送府治之。會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偶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其僕明日持牒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擅用刑。孝壽卽追至。舉子備言本末。孝壽乃愾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杖僕二十。而謝遣舉子。時都下舉子。約數千人。無有一僕敢肆者。

推灰逆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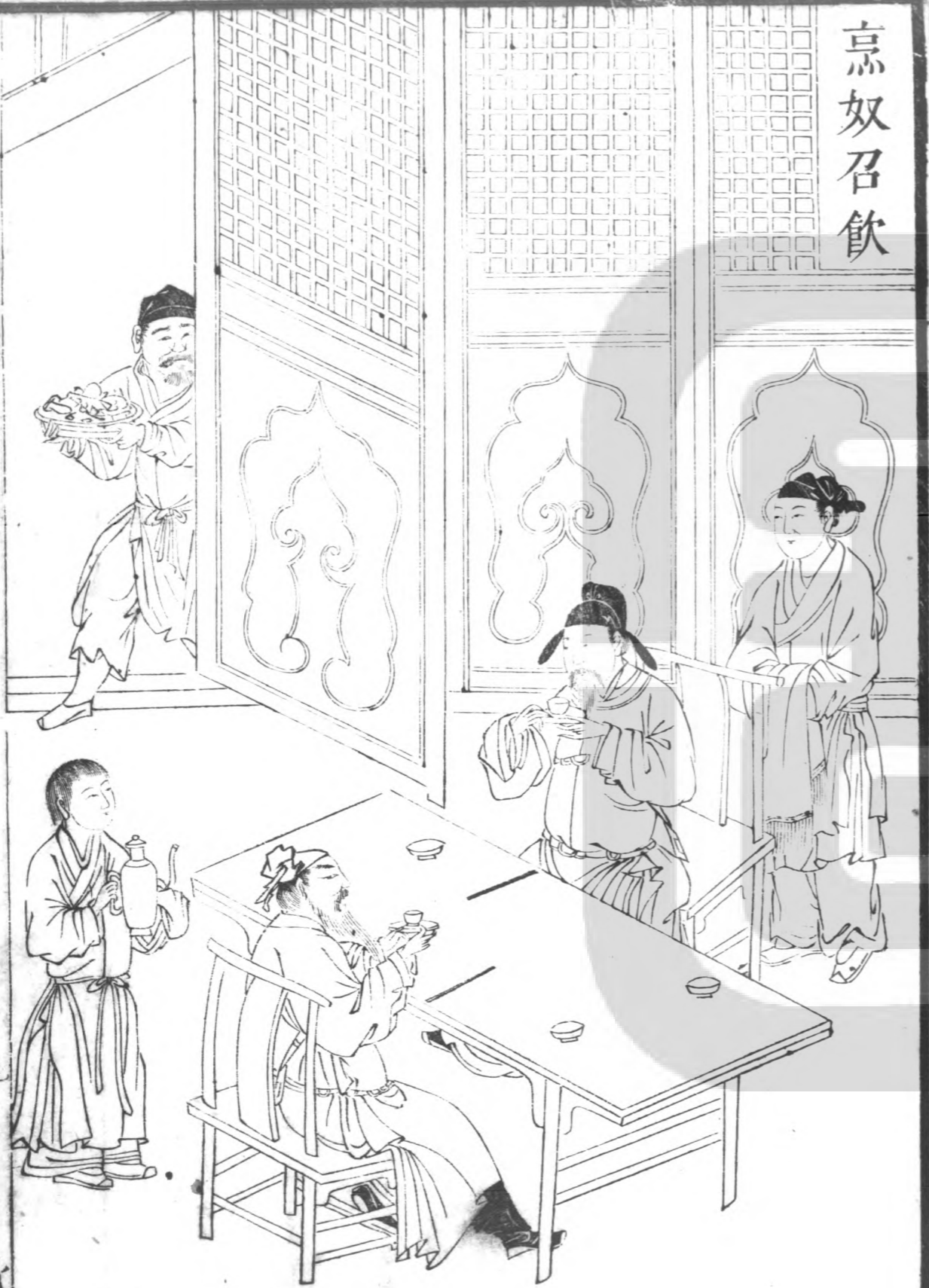


此圖畫一僕推灰之狀。僕者，奴僕也。灰者，土之末也。推灰者，推土之末也。逆僕者，逆於僕也。此圖畫一僕推灰之狀。僕者，奴僕也。灰者，土之末也。推灰者，推土之末也。逆僕者，逆於僕也。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爲妻。詠明日至其門。陽假僕往探一親。僕遲遲。強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卽疏其罪。僕倉惶間。詠以袖椎揮之。墜崖而死。歸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此一幅像。是寫張公義誅逆僕。俠氣足快人心也。張詠少學劍術。爲客於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聲。叩其故。此人曾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爲妻。否則必首發到官。詠詢得實。明日至門。陽爲探親。假僕偕往。僕遲遲不應。強之始去。引馬出城。至林麓中。卽疏言其罪。僕倉惶間。詠以袖椎揮之。僕墜崖而死。歸語其主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還本鄉。此後當謹於行事。母爲小人所挾也。

烹奴召飲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謁令。假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菓。夜闌呼僕叱問。卽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

此一幅像。是寫柳公路見不平。奮匕首以洩公憤也。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有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多貪墨。委一僕。俾掌出入。及交代還。爲此僕所挾持。欲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特謁令。欲

借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菓之類。至夜闌呼僕訶叱。責問。隨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蹇肉。飲散亟行。令追謝之。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右何真。李孝壽。張詠。柳仲塗四則。

見以奴叛主。道路亦爲切齒。蓋忘豢養之深恩。負生全之大德。凡有血氣者。聞之。莫不欲得而甘心焉。况豪傑之士乎。然則背主私逃。不行首發。而窩藏隱匿。是黨惡矣。此例所以加嚴。而連坐之條。一槩從重。良有由也。春秋於討賊。必孤其黨。意在斯乎。吾欲爲僕者。觀李善以下四則。爲主者。觀陶潛以下四則。斯主

聖諭像解卷之一
愛其僕。僕忠其主。而迹之源塞矣。又何株連之有。至於何真之鼎鑊。張柳二公之袖椎七首。至今讀之。毛髮猶爲悚然。神魂亦爲驚悸。安知今日無若而人。而可憑臆以逞也哉。是故爲僕計。則寧歿無迹。爲平人計。則寧拒無窩。斯無害於己。無累於人。誠吉祥善事也。尚其念之。

